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五

正大雅

說已見正小雅

文王之什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歐陽氏曰周自上出以來積功累仁至於文王威德

並著周國自此盛大至武王因之遂伐紂滅商而有天下然以盛德爲天所相而興周者自文王始其義如此而已故序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游氏曰君臣之分由天地尊卑紂在上

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商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也觀武王於泰誓三篇稱文王爲文考至武成而柴塋然後稱文考爲文王則可知矣孰謂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動順

帝之則乃盜虛名而拂天理乎

張氏曰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惟正己而已後世多疑文王行善以傾紂之天下正猶曹丕語禪讓之事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觀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德性文王之德業固美更得詩人能道之

朱氏曰文王之德業固美矣詩人所以稱述之者又極形容之妙是以真

辭尤粹學者於此而盡心焉則凡其德性之蘊皆可見矣

按呂氏春秋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以繩文王之德

熟味此詩信非周公莫能作也。

文王在上於烏音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毛氏曰於歎辭昭見也鄭氏曰著見也不顯顯也不時

時也陟升也。朱氏曰文王在上尊仰之辭也

於昭于天歎其德之昭明上徹于天也言文王

與天同德也。王氏曰周受封自后稷則其爲

邦舊矣

董氏曰按后稷封邰至太王始自豳來從至于岐山是爲周邦

至文王

而天命之肇造區夏則其命維新矣不顯則所

以甚言其顯也不時則所以甚言其時也唯其

道之顯是以爲帝命之時也

朱氏曰猶言豈不

語聲急而然不及時而至乎及時而至也

丘氏曰帝命

○朱氏曰夫文王

在上而於昭于天則有周之德豈不顯乎周雖

舊邦而其命維新則上帝之命豈不時乎德顯

命時間不容息蓋以文王德合乎天一陟一降

常若在上帝之左右與之同運而無違也

歐陽氏曰

謂其俯仰之間常如在帝左右○程氏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作聰明

順天理也○蘇氏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如一故

也。詩於天人之際。
多以陟降言之。

亹亹

音尾

文王令聞

音間

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

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毛氏曰亹亹勉也。鄭氏曰令善也。聞聲聞也。

陳敷也。

莆田鄭氏曰陳徧也。

杜氏左傳注曰錫賜也。

李氏曰哉者語辭也。

毛氏曰俟維也。本本宗

也。支支子也。朱氏曰所謂亹亹文王文王非有所勉也。蓋其純亦不已而人見其亹亹也。其德不已則令問亦不已。

李氏曰惟文王亹亹故其令聞亦不已。蓋有實

三十

蕭何詩記主

彭達

者必有名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有本者如是。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

集溝澗皆盈其涸可立而待又安能不已乎。

德盛如是故上帝敷錫

於周維以文王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其本宗

則百世爲天子。支庶則百世爲諸侯。

鄭氏曰其子孫適爲

天子庶皆諸侯皆

皆天命也不惟如此而已而又及

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脩德而與周匹休

焉。不顯亦世猶曰豈不顯乎其亦世也。蓋言其

傳世永久而以不顯二字歎之以足其辭也。

王氏

曰凡周之士亦皆世顯則秉文之德故也。李氏曰非特文王之子孫也。凡周之士亦皆世顯。

而顯也。天之所以錫文王亦可謂至矣。○甫田鄭氏曰：此所以爲編賜也。○董氏曰：

亹亹文王集注作娓娓文王按說文娓娓勉也然則字當作娓。

宋氏國語補音曰：說文無亹字徐鉉以爲字當從女從尾改之

俗左氏羊舌職陳叔子國語芮良夫引詩作陳

錫載周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音貞濟濟反多士文王以寧。

鄭氏曰：猶謀也。○毛氏曰：翼翼恭敬也思辭也

○顏氏漢書注曰：皇美也。○毛氏曰：楨幹也濟

濟多威儀也

讀詩記三主顏氏漢書注

濟濟盛貌。

鄭氏曰：周之臣既

世世光明其爲君謀事忠敬翼翼然

王氏曰：則以厥猶翼翼也濟濟多士秉

文之德則厥猶翼翼可知矣

○顏氏漢書注

曰：美哉多士生此周王之國也。王氏曰：楨國

所恃以立也周獲天人之助矣故能生周之楨也。朱氏曰：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可以爲國之幹而文王亦賴以爲安矣。

前漢書王褒曰：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長樂劉氏曰：濟濟多士本由文王教化陶範而後生也而

文王之天下邦國又待多士濟濟以爲安寧焉猶人勤於蓄田反以自養樂於植材反以自庇

穆穆文王於緝

七入反

熙

許反

敬止假

古雅反

哉天命

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

力反

不億

上帝既命侯

于周服

王氏曰穆穆敬也美也

朱氏曰穆穆深遠之意

○孔氏曰

於嘆美之辭

○王氏曰緝續也

○蘇氏曰熙光

也

爾雅曰緝熙光也

○朱氏曰繼續光明亦不已之意

○孔氏曰止爲語辭

○蘇氏曰假大也

○毛氏

曰麗數也

○孔氏曰不億其數至多不徒止於

一億而已

○鄭氏曰周服周之九服也

○朱氏

曰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大命

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

○歐陽氏曰

大哉天命商之子孫數甚衆多而上帝乃命之

爲周諸侯

○孔氏曰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

其歸周本而美之爾

○孟子曰詩云商之孫子

其麗不億上帝旣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

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

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

古亂反

將于京厥

作裸將常服黼

音甫

天

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毛氏曰殷士殷侯也

朱氏曰商孫子之臣屬也

膚美也敏疾

也裸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也

周禮疏曰裸謂始獻尸也孔氏曰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以將爲送言裸時送爵行之也宗廟之祭以裸爲主於禮王正裸而后亞裸則裸將主人之事而紳士來周助祭行灌鬯者以小宰贊裸將觀之則裸將之事有臣助之矣

○朱氏曰京周之京師也○毛

氏曰黼白與黑也

董氏曰黼繡於裳雖章數不

續人云白與黑謂之黼周冕無續繡之飾則紳呼亦不以黼爲飾黼自衣服之所有也祭服不止於黼舉一喙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

鄭氏曰王丘成王○毛氏曰蓋進也無念念也

朱氏曰無念猶豈得無念也猶不顯之義

○孔氏曰汝祖文王也○

王氏曰商之孫子侯服于周則以天命靡常故也天常命商使有九有之師矣今侯服于周所謂靡常也唯其靡常故商之子孫其爲士而膚美敏疾者乃反裸將于周京以助周祭也○董氏曰常服則不變其服矣不變其服存商制也○朱氏曰先代之後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時王不敢變而亦所以爲戒也於是呼

王之蓋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
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
○前漢劉向上疏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
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
子孫。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
之云也。

蓋者忠愛之篤。進退無已也。故謂之忠蓋。
無念爾祖。聿于必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
之未喪。息浪反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峻音命不易。

以政反

毛氏曰。聿述也。

朱氏曰。聿發語辭也。

永長也。○鄭氏曰。師

衆也。○毛氏曰。駿大也。○釋文曰。不易言其難
也。○李氏曰。無念爾祖。言成王欲念爾祖。則在
乎聿脩厥德而已。能脩德。則可以長配天命而
福祿自來矣。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商
自求禍。周自求福。天何容心於其間哉。王氏曰。足乎己
無待於外之謂德。以德求。多福。則非有待於外也。○毛氏曰。殷之未喪。
師帝乙已上也。孔氏曰。勢自紂父帝乙以前。其間雖行有善惡。不喪衆心。故能

配天
以王

朱氏曰。殷未失天下之時。蓋常配上帝。

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爲監而自省焉。則知

天命之難保矣。

王氏曰。天命艱難。不可保持。○如此則後王宜以殷爲監也。

大學曰。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

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王者代天理物。操典禮命。討之柄。以臨天下。

故曰配命。又曰配上帝。

命之不易。無遏

於葛反

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毛氏曰。遏止也。

朱氏曰。遏絕也。

孔氏曰。宣昭布明也。

毛氏曰。義善也。

鄭氏曰。有又也。

毛氏曰。儀象也。

刑

法也。孚信也。

歐陽氏曰。知天命之不易。無使

天命至爾躬而止。

朱氏曰。言天命之不易。保告之使無自絕其身。武王數

紂之惡曰。自絕于天。

朱氏曰。當布明善問而度殷之所

以廢興。由於天命者如此。

呂氏曰。凡欲配天

命者。當法天然。天無聲臭可求。苟儀刑文王。則

天德全矣。此萬邦所以作孚。

張氏曰。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

儀刑文王當真契
天德而萬邦信悅

○朱氏曰子思子曰惟天之

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繙衣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宣昭義問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天命之大非小知偏學所能與也又虞度商之興云自天者其敬其怠瞭然可識愈敬懼而不敢怠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

扶又反

命武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

呼伯反

在上天難忱

市林反

斯不易

以政

維王天位殷適

諧使不挾子燮反

四方

毛氏曰忱信也李氏曰易乃難易之易毛

氏曰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朱氏曰挾謂挾而有之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

赫赫之命矣

王氏曰。明明在下。王德之明。達于上也。赫赫在上。天命之赫也。

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爲君之所以不易也。○王氏曰。今紂所居之尊。則天位也。所傳之正。則殷適也。使不挾四方。其不可保持如此。

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則下章所陳眷顧周家。有加無已者。非天私我。有周也。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因其材而篤焉耳。

摯音至

仲氏任

音壬

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

毗申反

于

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

音泰

任有身。生此文王。

毛氏曰。摯國任姓。仲中女也。○朱氏曰。殷商之諸侯也。自周而言。則諸侯皆商也。○毛氏

曰。嬪婦也

孔氏曰。曲禮曰。生曰妻。死曰嬪。此生而言。嬪者。書曰。嬪于虞。亦是生稱之也。

○朱氏曰。京周京也。○鄭氏曰。及與也。○毛

氏曰。大任仲任也

王氏曰。摯仲氏任繫其夫而言。故也。

身重也

鄭氏曰。重謂懷孕也。○言故也。曰。大任繫其子而言。

任從殷商嫁爲婦於周之京。配王季而與之共

行德同志意也

朱氏曰。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嬪。汭嬪也。

于虞。蘇氏曰。言文王之賢。其所從來者遠。自也。

其父母而已然矣。

長樂劉氏曰。乾健而不息。坤順以相承。物理自然。形影相附。不可以無實而取之也。王季天錫大任。以酬其德。故克生文王焉。文王天作之合。以大其慶。

故克生武王焉。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鄭氏曰。翼翼恭順貌昭明也。杜氏左傳注曰。聿惟也。蘇氏曰。懷來也。毛氏曰。回違也。

晏子曰。詩曰。厥德不回。以受

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

鄭氏曰。方國四

方來附者。李氏曰。文王小心恭慎。明事上帝。遂能懷來百福。蓋其德不回。故能朝諸侯。受此四方來歸之國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戶反。之陽在渭。于貴反之涘。音士文王嘉正。大邦有子。

鄭氏曰。監視也。毛氏曰。集就也。朱氏曰。載年也。毛氏曰。合配也。洽水也。地理志。左馮翊曰。邵陽注應劭曰。在邵水之陽也。顏師古曰。音合。即大雅大明之詩所謂在洽之陽。穀梁傳曰。

水北爲陽。渭解見谷風。毛氏曰。渙涯也。

朱氏曰。嘉昏禮也。天之監照實在於下。其命既

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

王氏曰商

失其道民既散矣。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則唯文王爲能一天下朝諸侯故於文王之初載則天爲作合。

鄭氏曰。天於文王生則爲之生配於氣勢之處。孔氏曰名山大川皆有靈氣嵩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詩人述其所居是美其氣勢。王氏曰。洽之陽渭之涘則莘國所在也。

○朱氏曰。洽陽渭涘當文王將昏之期而大邦有子。蓋曰非人之所能爲矣。

大邦有子。倪

牽遍反

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

魚敬反

于

謂造。七報反舟爲梁不顯其光

毛氏曰。倪磬也。

孔氏曰此倪字韓詩文作磬則倪磬義同也說文云倪磬諭也。

○朱氏曰。文禮也。祥吉也。

蓋如今俗語譬諭物云磬作然也。

鄭氏曰。卜而得吉則以禮定其吉祥。謂使之納幣也。孔氏曰。爾雅云。天子造舟。孫炎云。造舟比舟爲梁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水加版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爲天子法耳。方言曰天子造舟浮梁也。鄭氏曰天子造舟周制也。殷

詩未等制

有

○王氏曰。譬天之妹。言其生德可以繼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然則非德可以繼天。孰能爲之配。大姒能爲之配。故備其禮文。往請昏焉。以定其祥。既定矣。則

文王親迎于渭也。

程氏曰。先儒以親迎于渭謂

爲公子。未爲君也。况周國自在渭旁。不是出疆。

○毛氏曰。言賢聖之配

王基始於是。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

鄭氏曰。迎大姒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

子管

女維莘

所中

長張太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祐

音祐

命爾。燮伐大

商

毛氏曰。纘繼也。莘大姒國也。

輿地廣記曰。同州邵陽縣古莘國。

長子長女也。○朱氏曰。行嫁也。○毛氏曰。篤厚也。右助也。燮和也。○丘氏曰。將言篤生武王之事。故又本而發之也。○朱氏曰。天旣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纘大任之女事者。惟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於我也。

鄭氏曰。天爲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故亦爲

作合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

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

王氏曰。言天統

生此文王矣。又生武王夫是之謂篤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

命

陳氏曰書言彌友柔克有和順之意

以伐商也。○王氏曰言大

商則乃所以大文武之德。以爲商大矣。非德大則不能變伐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毛氏曰旅衆也。矢陳也。○孔氏曰牧野紂南郊地名。釋文朝歌南七十里○鄭氏曰侯諸侯也。毛氏曰興起也。○鄭氏曰臨視也。女謂武王也。

長樂劉氏曰貳謂疑貳也。○孔氏曰殷商之兵衆其會聚之時。如林木之盛列於牧野。○王氏曰明文武之興以德不以力也。○陳氏曰文王爲王。武王繼世以伐紂。不應復言侯興也。○王氏曰以其衆寡之力。尊卑之位。宜有貳心。說文曰。旣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詩曰。其旣如林。

紂以天子之威。如林之衆。來戰。武王方自眇然。諸侯而起。苟較強弱。而計衆寡。其心必疑。

貳矣。然當是時，武王方一心以奉天討。若上帝實臨之，較計之私，豈得而容哉？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蓋設爲勉之之辭，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心也。

牧野洋洋

音檀
反

車煌煌

音

駟驟

音

彭彭維師

尚父時維鷹揚

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毛氏曰：洋洋廣也

朱氏曰：廣大之貌。
董氏曰：水之緩流爲洋洋。

孔

氏曰：檀木之兵車

○毛氏曰：煌煌明也。騮馬白

腹曰驃

孔氏曰：郭璞云：駃赤色，黑鬚也。檀弓亦言戎事乘驃，因武王所乘，遂爲一代常

法。○孔氏曰：彭彭強盛也。朱氏曰：師尚父太

公望爲太師，而號尚父也

毛氏曰：師大也。鄭氏曰：尚父，呂望也。尊

稱焉。

毛氏曰：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鄭

氏曰：肆故今也

朱氏曰：肆遂也。蘇氏曰：肆縱。毛氏曰：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

之。○莆田鄭氏曰：會朝者會戰之朝。鄭氏曰：

戰地寬廣，兵車鮮明，馬又強盛，尚父佐武王爲之上將。孔氏曰：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

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前

漢王莽傳詩云：時惟鷹揚，亮彼武王。注云：亮助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絲爾延
反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縣縣瓜

古花
反

瓞田節民之初生自土沮

七余
反漆

古公亶

都但父
反

陶復音桃陶穴未有家室

毛氏曰絲縣不絕貌瓜紹也瓞約

蒲剥
反也

孔氏
曰瓜

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瓞瓞是約
之別名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紹
者近本之瓜紹先歲之瓜也

民周民也

○朱氏曰自從也土

地也言周人始生在此沮漆之地也

○毛氏曰

沮水漆水也

水經
讀詩史二十五

○馮翊役補縣北東入于洛漆水出

扶風杜陽縣前山東北入于渭漢書地理志
右扶風漆縣注云漆水在其縣西鄆邑注云有
幽鄉詩幽國孔氏曰漆沮在幽地但二水

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云周原沮漆之間但二水古

公幽公也古言父也

孔氏曰言其年世父言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

公曾父字或辨質以名言也○孔氏曰陶說文

云陶瓦器竈也蓋以陶去其土而爲之故謂之

陶○許氏淮南子注曰復重窟也○孔氏曰穴

土室也○毛氏曰室内曰家

孔氏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其內謂之

璞曰李巡曰謂門以內也郭家義出於此
家今人稱家義出於此

○王氏曰先歲之瓜

嘗大矣嗣歲之歟則小末則復大。同帝譽之曾

也中嘗衰小後至於大王文王更大故以瓜歟

况之。繇繇則言雖弱而不絕也。○鄭氏曰公劉

遷于幽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繇繇然孔氏曰舜

號曰后稷周語曰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窟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公劉之篇說

公劉適幽其言甚詳蓋不窩三嘗失官逃竄至公劉往居焉

至大王而德益

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興云于沮漆

也。○蘇氏曰大王其始猶處於復穴無室家之

盛孔氏曰七月云入此室處即幽事也豈穴居乎但幽近西戎處在山谷其俗多復穴而居

三十六十

讀詩說二十五

七

興

故詩人舉而言耳及遷於岐周而後大興焉前漢地

理志右扶風杜陽注水南入渭顏師古曰詩云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說文引詩曰陶竈陶穴

古公亶父來朝直遙走馬率西水滸呼五反至于岐

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蘇氏曰朝早也○毛氏曰率循也滸水涯也

曰循西水涯也○鄭氏曰爰於也及與也○毛氏

曰姜女大姜也○莆田鄭氏曰聿遂也○毛氏

曰胥相也字居也。○孔氏曰古公避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塗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鄭氏曰於是與其妃大姜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王氏曰遂來相也。○董氏曰顧野王作來朝趣馬。

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之時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鄭氏以爲避惡早且疾苟如是之迫遽則豈杖策去邠雍容之氣象哉。

周原膾膾

音武董

謹音

荼如飴

音移

爰始爰謀爰契

苦訶反

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毛氏曰周原沮漆之間也。○鄭氏曰廣平曰原○毛氏曰膾膾美也董菜也

釋文曰廣雅云董
董也今三輔之言

猶然蘿徒弔反○孔氏曰內則曰董苴粉榆則董是美菜非苦荼之類釋草又云芟董草郭璞曰即烏頭也江東人呼爲董然則董者其烏頭乎

荼苦菜也○莆田鄭

氏曰飴餳也○毛氏曰契開也

前漢書注云契刻也詩緜之篇

曰爰契我龜言刻開之灼而卜之契音口計反○孔氏曰春官董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曰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即契也用以灼龜者也士喪禮注云楚荆也然則卜者以楚焞之木燒之於燋炬之火既然執之以灼龜楚焞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非訓契爲開也

○鄭氏曰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

孔氏曰憩宮云居岐之陽

山南曰陽故知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也。腴腴然肥美其所生菜雖

有性苦者皆甘如飴也

王氏曰以甚言周原之美

此地將可

居故於是始與幽人之從己者謀謀從則又於

是契灼其龜而卜之

○王氏曰爰始爰謀謀之

人也爰契我龜謀之龜也謀之龜則又以爲吉

與人謀契也曰止則命其臣民止于茲也曰時

則命其臣民以土功之時也築室于茲則既命

三三

讀詩記三王

三三

然後稽之於卜筮衛文公遷于楚之始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矣降觀于桑則是其既有以相土地之宜矣

其後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矣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

居良反

迺理迺宣迺畝

西徂東周爰執事

毛氏曰慰安也○蘇氏曰左右東西列之也○

鄭氏曰迺疆理其經界

蘇氏曰疆畫經界也理分土宜也○長樂劉氏

疆謂畫其經界則田可正其溝洫則水可理

○蘇氏曰宣道溝洫也

迺度廣狹也

長樂劉氏曰樹藝不失厥土之宜則地利可宣畎導不失厥力之勢則田原可取

○鄭氏曰幽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

時從水滸言也。

孔氏曰。幽在周原西土而經言自西據至周之時。從水滸而言

也。鄭志曰。幽地今爲栒邑縣西南行正東乃得周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幽又在岐山西北

五百里。○朱氏曰。周徧也。○毛氏曰。爰於也。○王

氏曰。旣築室于茲矣。乃勞來其臣民而慰之。乃安集其臣民而止之。○孔氏曰。據公宮在中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置邑以居其民。○莆田鄭氏曰。乃疆理其經界。乃播種其田畝。於是從西往東之人徧執事矣。言盡出力也。

朱氏曰。言靡事不爲也。○孔氏曰。言築室耕田無不勸樂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鄭氏曰。俾使也。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旣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

孔氏曰。營度位處以反

繩正之其繩則方正而直矣。依此繩直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縮束其板。板滿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李氏曰。左傳凡言興土功則言板幹蓋立木兩傍。所以障土用之相承載也。○王氏曰。繩謂之縮。以板衡而繩縮故也。

翼翼嚴顯也。○長樂劉氏曰。二章言遷。三章四章言先營民之居處。授民之耕種。此章始營公室焉。○鄭氏曰。司空掌營國

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

孔氏曰。位處者。即匠人所謂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是也。

○長樂劉氏曰

其繩則直揆其基址必正也。縮版以載築其垣墉必堅也。○毛氏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釋文。俾作卑。曰。本又作

俾

揅音俱之陷陷耳升反度待洛反

之薨薨呼弘反築之登登

削屢力反

注馮馮

扶冰反

百堵丁古反

皆興鼈音羔鼓弗勝

升音

毛氏曰。揅。橐也。

釋文曰。劉熙云。橐盛土籠也。

○說文曰。揅。乘土於器也。

陷衆也。度居也。

鄭氏曰。度猶投也。○張氏曰。度猶投語異意同。

陷

陷衆也。度居也。

鄭氏曰。度猶投也。○張氏曰。度猶投語異意同。

○王氏曰。度讀如法度之。

○蘇

氏曰。薨薨聲也。

董氏曰。薨薨如虫之聲。則其聲之衆也。

○董氏曰。

登登則其聲之應也。○蘇氏曰。削屢重復削治

也。○張氏曰。馮馮削土聲。

○鄭氏曰。五板爲堵

李氏曰。公羊傳。五版爲堵。五堵爲雉。何休以為堵四十五丈。許慎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版。五版爲堵。版廣二尺。積高五丈。其說異同姑兩存之。

興起也。○毛

氏曰。鼈大鼓也。長一丈二尺。

孔氏曰。韓人云。爲臯鼓。長尋有四尺。

八尺曰尋。是一丈二尺。
鼓人云。以磬鼓鼓役事。

○李氏曰。凡此皆是形

鼓人云。以磬鼓鼓役事。

○李氏曰。凡此皆是形

容築牆之意。孔氏曰。掘土實之於礪。謂之揀。
揀之者衆多。隈隈然。既取得土。送至牆上。牆上
之人受取而居於版中。居之亟疾。其聲薨薨。然。
○李氏曰。既投之於版中。則築之登登。蘇

氏曰。既成而削之。其聲馮馮然堅也。

長樂劉氏曰。削屢馮

馮者。謂牆成。脫板削。其堅凸以就平直。

○王氏曰。既作廟矣。於是

營宮室。百堵皆興。則營宮室也。磬鼓弗勝。則人
自勸功。磬鼓之節。反弗勝也。

毛氏曰。言勸事樂功也。

迺立臯門。臯門有伉。

苦浪反

迺立應門。應門將將

七羊

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毛氏曰。王之郭門曰臯門。王之正門曰應門。

孔氏曰。

日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臯應。故以臯應爲王門之名也。○董氏曰。爾雅正門謂之應門。而無臯門爾雅有闕也。○朱氏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臯應者。則臯應爲天子之門明矣。意者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也。○王氏曰。伉高貌。伉壯也。將將嚴正也。冢大也。冢土大社也。

毛氏曰。大王立此社。後取其制以爲天子之名。唯施於天子。

戎大也。醜衆也。○王氏曰。宗廟宮室內事也。自內以及外。故於卒言立冢土也。○毛氏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孔氏曰。宜

祭社之名也。

肆不殄田典反厥愠紂問反亦不隕韻謹反厥問柞子洛反域拔蒲貝反矣行道允吐外反矣混昆夷驥徒對反矣唯其喙許穢反矣。

毛氏曰。肆故今也。

朱氏曰。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

○蘇氏曰。

殄絕也。愠怒也。○毛氏曰。墮墜也。○鄭氏曰。小

聘曰。問柞櫟也。

陸璣疏曰。周秦謂柞爲櫟。

棫白樛如誰也反

孔氏曰。郭璞云。桱小木也。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陸璣疏云。王蒼說。棫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桱。

○孔氏曰。拔拔然生柯

葉也。○毛氏曰。允成蹊也。○丘氏曰。混當爲昆

字之誤也。○毛氏曰。駢突也。

說文曰。駢馬疾行貌。

○呂氏

曰。喙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朱氏曰。大王所愾謂昆夷也。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昆夷

○陳氏曰。亦不墮墜其聘問之好。俟我之植木

拔然生柯葉。行道允然成蹊徑。疆理葺治則昆

夷疾奔而遠我矣。○朱氏曰：混夷畏之而奔突

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

軍國之容雖備，然大王猶未敢輕用其民也。故不敢殄絕所愠之夷狄，亦不墮廢其聘問之禮。蓋寒暑之節，龍蛇之蟄，未有不積而能施，不屈而能伸者也。重以王季三以文王畜

之可謂厚矣。然猶有樂天之事焉。至於王業光大而不可掩，郊關之内，鬱鬱葱葱，輪蹄

輻湊，則昆夷不待攘斥，自奉頭鼠竊之不暇

矣。是固消長之理也。此章或以爲專指大王，或以爲專指文王。義皆未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文王猶事昆夷，則大王安得有昆夷駢矣？維其喙矣之事乎？皇矣之詩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栢斯允。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然則柞棫拔矣，行道允矣，安可專指以爲文王之詩乎？蓋總叙周家王業，積施屈伸之理，始於大王而終於文王耳。

虞芮

如銳反

質厥成文王蹶

俱反

厥生予曰：有疏附

予曰有先

蘇薦

後

胡豆反

予曰有奔奏

如字

予曰有禦

魚呂侮亡甫反

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間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王氏曰質厥成者質其爭訟也成與周官所謂書其刑殺之成同○毛氏曰蹶動也○王氏曰生與易所謂觀我生同義○毛氏曰率下親上曰疏附孔氏曰率疏者令親

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

孔氏曰喻天

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

武臣折衝曰禦侮○

張氏曰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毛氏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間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

蘇氏曰大王肇基王迹至於文王其始猶國於岐山

之下其地甚狹故孟子言文王方百里起其後既克密湏而國於岐渭之間既克崇然後涉渭

作都於豐其地既廣其所服從之國亦衆然其政猶行於西南而已未能及於東北虞芮質厥成則東北

既集矣

○鄭氏曰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由

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力也

虞芮質厥成則道化行矣文王蹶然震動深省其所自生者懼無以致之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言我無以致此是皆諸臣之力爾德盛而不居此文王與人爲善也至公無我也於穆不已也

緜九章章六句

械

雨逼

樸

音

文王能官人也

芃

薄

械樸薪之槱

音

濟濟辟

音

王左右趣

七喻

毛氏曰興也芃芃木盛貌械白桱也○鄭氏曰

白桱相樸屬而生者

孔氏曰釋木云樸抱也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抱考

工記云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猶附注堅固貌也此言樸者亦謂根枝迫迮

相附著之貌

○毛氏曰槱積也○濟濟解見文王○

鄭氏曰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毛氏曰趨趨也○歐陽氏曰詩人言芃芃然械樸茂盛採之

以備薪槱。毛氏曰：山木茂盛，以喻文王養育賢材，美茂官之以充列位，而王威儀濟濟然，左右之臣趨而事之，以見君臣之盛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

音章

奉璋峨峨。

五音反

歌髦

音毛

士攸宜。

毛氏曰：半圭曰璋。

鄭氏曰：璋，璋，瓊也。

王裸以圭。

璋，諸臣助之亞裸。

以璋瓊也。

郊特牲曰：灌以圭璋。

故知璋爲璋瓊祭

之用瓊也。

唯裸爲然。

祭統云：君執圭瓊裸尸。

大宗伯執璋瓊亞裸。

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

然則大宰助王裸小宰又助之。

是助行裸事非獨一人。

○毛氏曰：峨峨盛壯

也。

孔氏曰：釋訓云：峨峨祭也。

舍人曰：峨峨奉璋之貌。

也。

謂之

髦。

孔氏曰：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

璋瓊也。

郊特牲曰：灌以圭璋。

故知璋爲璋瓊祭

之用瓊也。

唯裸爲然。

祭統云：君執圭瓊裸尸。

大宗伯執璋瓊亞裸。

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

然則大宰助王裸小宰又助之。

是助行裸事非獨一人。

○毛氏曰：峨峨盛壯

也。

孔氏曰：釋訓云：峨峨祭也。

舍人曰：峨峨奉璋之貌。

也。

謂之

曰：言在宗廟則奉璋助祭，皆髦俊之士。○朱氏曰：左右奉之亦有趣向辟王之意。○鄭氏曰：奉璋之儀峨峨然，故今俊士之所宜。

師及之。

毛氏曰：渢舟行貌。○渢解見谷風。○鄭氏曰：烝

衆也。○毛氏曰：楫櫂也。

釋文曰：方言云：楫謂之櫂。

或謂櫂。

釋名云：在傍

撥水。

○鄭氏曰：于往也，邁行也。○朱氏曰：六師

毛氏曰：山木茂盛，以喻文王養育賢

材，美茂官之以充列位，而王威儀濟濟然，左右

之臣趨而事之，以見君臣之盛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

音章

奉璋峨峨。

五音反

歌髦

音毛

士攸宜。

六軍也

毛氏曰天子六軍。孔氏曰瞻波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曰整我六師。皆謂六軍爲六師。北六師亦六軍也。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軍之言師。乃是常稱。大雅莫非天

子之禮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王氏曰涇在周地。興所見也。○鄭氏曰涇涇然涇水中之舟衆。徒以楫櫂。

之。○陳氏曰周王有所行邁。則六師汲汲然而及之。不待戒命而至。○歐陽氏曰王所官入。宗廟居軍旅。皆可用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涇彼涇舟。烝徒楫之。以興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之速也。

倬

陟角

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毛氏曰倬大也。雲漢天河也。

爾雅曰箕斗之間。漢津也。疏曰劉炫

謂是天漢。即天河也。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

○董氏曰昭回于上。

以言章。○鄭氏曰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毛氏曰遐遠也。○孔氏曰作人。變舊造新

之辭。

朱氏曰謂變化鼓舞之也。董氏曰遐不作人。甚言其

作也。○蘇氏曰天之蒼蒼。豈自有章哉。則亦有

雲漢以爲之耳。○歐陽氏曰雲漢在上。爲天之

文章。猶賢人在朝爲國之光采。○陳氏曰聖人

之謂也。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此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追對反琢陟角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毛氏曰追雕也金曰雕

鄭氏曰追師掌追衡玉笄則追亦治玉也

王

曰琢○鄭氏曰章文章也○毛氏曰相質也

孔氏曰

理之爲紀

孔氏曰說文六綱網絡也紀別絲也者網之大繩舉綱能張網之目故

理之爲紀

孔氏曰張之爲綱也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爲紀

○王氏曰文王作人外則

使有文內則使有質○董氏曰玉不琢不成器

作人猶追琢使之就器也然非養成其質則文

其得有傳哉

丘氏曰有雕琢之文金玉之質表裏如一所以爲賢也

○呂

氏曰所以綱紀四方維持而不墜者皆官人之

效雖文王無爲猶勉勉於斯而已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

戶但反

麓音鹿

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

業

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焉

孔氏曰言文王受其祖之業也

周之先祖以下皆講師所附麗此篇師傳以

爲文王之詩故有大王王季申以百福于祿之說於理雖無害然于祿百福之語則不辭矣

瞻彼旱麓。榛側巾反楷音戶濟濟。豈弟君子。于祿豈第。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榛解見簡兮。○陸璣草木疏云。榛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爲牛罟。箱器又屈以爲釵。○毛氏曰。濟濟衆多也。○釋文曰。豈樂也。第

易也。○丘氏曰。此篇允言君子者斥文王也。○

毛氏曰。干求也。○程氏曰。瞻彼旱山之榛。楷草木得麓之氣。濟濟茂盛。興此周家之豈弟君子。承其先祖。豈弟之道。所以興盛受福也。○陳氏曰。周家世以樂易爲德。故其子孫之求福也。亦遵是樂易而已。其諸異乎人之求歟。

朱氏曰。豈第君子則

其于祿也。豈第矣。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

縣之八章曰。柞棫拔矣。行道允矣。皇矣之三章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允。皆以山

林之茂見王業之盛也。故周語言此章之義。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數澤肆既。民力周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然則所謂榛楛濟濟者。蓋當時所見之實也。至於詩人發興。則周語不能盡其義。當如程氏說。

瑟

所乙
反

彼玉瓚黃流在中。豈第君子福祿攸降。

鄭氏曰。瑟潔鮮貌。

程氏曰
瑟密也

○毛氏曰。玉瓚圭瓚

也。

鄭氏曰。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於外。朱中央矣。

○孔氏曰。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典瑞注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爲槃。

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

○鄭氏曰。黃

流秬鬯也。

孔氏曰。秬黑黍一粒。二米者也。秬鬯者。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秬鬯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

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

孔氏曰。孔叢子曰。吾聞諸。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收。所也。降下也。

○程氏曰。縝密溫潤之玉瓚。其中所盛必黃

流也。豈第君子。則福祿所降也。

朱氏曰。明寶器。不薦於饔味。元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

寶流不酌於瓦缶則如盛德必享○董氏曰鄭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董氏曰鄭

衆於周禮引詩作卽彼玉瓊賈公彥曰卽彼玉瓊蓋古文以瑟爲卽也

申上章干祿之義也

鳶

悅宣反

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戾至也○鄭氏曰

鳶鷗之類

孔氏曰蒼頡解詒以爲鳶

也卽鷗○毛氏曰遐遠也○程氏曰作興起之於善也○謝氏曰鳶飛戾天魚

躍于淵猶韓愈謂魚川詠而鳥雲飛上下自然

三三十六

讀詩記二十五

三十三

吳仲

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

似之

李氏曰抱朴子曰鳶

飛在下無力及至乎

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之作人鼓之舞之使各盡其才亦不知其所

以然也而

○陳氏曰人才至周而盛雖由周之子

孫遠不作人然其所由來者亦先世之故也

作人之盛至於如鳶飛魚躍非積累薰陶父

且熟者則不能然其來蓋有自矣此序所謂

受祖也

清酒旣載醉

息營反

牡旣備以享

許文反

以祀以介景

禮

周禮注曰。鄭司農云。清酒祭祀之酒。玄謂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鄭氏曰。旣載謂已在尊中也。孔氏曰。醉牡赤牡之牲也。

董氏曰。方六王時周

固未有所尚而醉牡蓋以色自別爾。

朱氏

曰。備全具也。鄭氏曰。景大也。毛氏曰。清酒

旣載。醉牡旣備。言年豐玄碩也。

孔氏曰。左傳云奉牲以告曰博

碩肥腯。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奉酒醴以告。

日嘉栗旨酒。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程氏曰。此章言子孫承受其業。致其誠孝之報。

十三

集新

後人載酒備牲以享祀其先君祖先饗報而子孫受福也。

先祖遺子孫之業。莫大於人材。故前章言作人後章以報祀繼之。

瑟彼柞棫。民所燎

力召反

矣。豈第君子神所勞

力報反

矣。

程氏曰。瑟然密茂之狀。鄭氏曰。柞棫之所以茂盛者。乃人惄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

程氏曰。今人種榆亦焚之使茂。

鄭氏曰。勞勞來猶言佽助。

孔氏曰。上言祭以福。此言得福之事。祚械所以得茂者。正以爲民所愾燎。君子所以得福者。正以爲神所勞來。

莫莫葛藟力軌反施以鼓反于條枚芒回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莫莫施貌。程氏曰。莫莫柔蔓之狀。

○程氏曰。施者謂依緣木之條幹。○說文曰。枚幹也可爲枚。○程氏曰。不回謂無邪。回它道也。

○鄭氏曰。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而起。李氏曰。君子承其先祖之道。以求福祿。其求福也無所回邪。唯承其先祖之道而已。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側反

皆文王所以聖也。

鄭氏曰。言非但天性德

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歐陽氏

曰。天之三才以聖者。世有賢妃之助也。

言德

思齊大任美記反

文王之母。思媚周記反

周姜京室之婦。大

姒嗣徽許韋反

音則百斯男。

朱氏曰。思語辭。毛氏曰。齊莊也。媚愛也。周姜

大姜也。

朱氏曰。大王。周京俱是地名。

京室王室也。

朱氏曰。京周也。孔氏曰。

妙文王之妃也。徽美也。

朱氏曰。百男舉成數

而言其多也。

又曰。春秋傳曰。管蔡鄭霍魯衛毛聃畢原豐郇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書傳者爾。亦可以見其多也。

言此莊敬之大

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爲周室

之婦。

王氏曰。爲人母盡母道。爲人婦盡婦道者。大任也。

李氏曰。觀列女傳載胎教則文王由大任而王成德可知矣。

○歐陽氏曰。大姒每思慕任姜而

繼其美聲。有不妬忌之賢。

長樂劉氏曰。婦人以不妬忌爲正心之本。

而子孫衆多。

李氏曰。古者親迎之禮。父南向子北向。而跪醮而命之。曰往迎爾相

成我宗事。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夫爲人婦而必事其先妣之事。此古之賢女也。以大任而能愛大姜。以大姒而又能嗣大任之微。昔則周之賢妃可謂世不乏人矣。大姜之後有大任。大任之後有大姒。此周之所以興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音通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牙嫁于家邦。

鄭氏曰。惠順也。

孔氏曰。宗公是宗廟先公書

序云。班宗彝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爲宗

毛氏曰。宗神也。張氏曰。未追王故稱公。

鄭氏曰。時是也。恫痛也。

○毛氏曰刑法也寡妻適妻也

孔氏曰適妻唯故言寡妻

蘇氏曰寡妻猶言寡小君也

御迎也

鄭氏曰御治也孔氏曰王肅云以迎治天下

家國○朱氏曰言文王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故能順于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於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張氏曰言接神人之得其道。孟子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毫髮不愧於隱微然後近者孚故神罔時怨

神罔時恫始可以刑于寡妻

雖雖

於容反

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

音

亦保

毛氏曰雖雖和也肅肅敬也。朱氏曰不顯幽

隱之處也。毛氏曰無射無厭也。歐陽氏曰

保守也言文王平居在宮中則雖雖然而和有

事在宗廟則肅肅然而敬。朱氏曰雖居幽隱

亦常若有臨之者

歐陽氏曰不以人所不見而怠常端莊若有所臨

雖

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言其純而不已如是

聖人神人之主也如前章所載神人孚格可

謂得爲主之道矣。欲求所以孚格者。當於此

章觀之。

肆戎疾不殄烈假

古雅反

不瑕

音遐

不聞亦式不諫亦

入。

毛氏曰。肆故今也。戎大也。疾害也。殄絕也。○歐陽氏曰。烈光也。○毛氏曰。假大也。○陳氏曰。瑕玷也。○歐陽氏曰。光大而無瑕也。式法也。○毛氏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言性與天合也。○歐陽氏曰。事雖未嘗聞。舉必中法。又不待教諫而

入於善。

朱氏曰。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

善。○李氏曰。其德性可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矣。豈待於有所聞。有所諫而後中道哉。

戎疾大患難也。羑里之囚是也。昆夷玁狁之難則其餘也。文王之德。如上章所陳。故雖遭大難而不失其聖。光大而不可毀缺。所謂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

音亦譽髦斯士。

朱氏曰。冠以上爲成人。小子童子也。○毛氏曰。

造爲也。○李氏曰：古之人指文王也。○毛氏曰：

無斁無厭也。譽名譽也。○釋文曰：髦俊也。○李

氏曰：惟文王之德如此。故士皆化之。成人則有

德。小子則有造

孔氏曰：言長者道德已成，幼者

所造爲進於善也。

朱氏曰：凡所以致是者，蓋

由文王之德純而不已。無有厭斁。

○鄭氏曰：故

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

王氏

詩作古之人無擇

三二十一

讀詩記三二十一

三二八

列文

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
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無
斁，孔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典謨作於虞
夏，其稱堯舜禹臯陶已。若稽古，則此詩追
述文王，以爲古之人復何疑哉？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鄭氏

作四章章六句今從毛氏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
文王。孔氏曰：定本

皇下無矣字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

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

九又反

爰度

待洛

上帝

耆

匡夷反

之憎其式廟

苦霍反

乃眷

音卷

西顧此維與宅

毛氏曰皇大也程氏曰赫威明也下章云王

赫斯怒毛氏曰莫定也二國殷夏也四國四

方也程氏曰究尋究也度謀度也蒲田鄭

氏曰耆底定也

程氏曰耆致也頌云耆定爾功毛氏武傳曰耆致也

毛

氏曰式用也廟大也宅居也王氏曰大哉天

乃赫然下視四方求民之所歸矣

鄭氏曰謂所歸就也

安礼

程氏曰此泛言天佑下民作之君長使得安定

也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天

惟求民所定故君不善則絕之如彼夏商二國

不得其政則於四方之國求謀有德之君使王

天下蒲田鄭氏曰天察四方之國而底定之

憎其用大而爲虐者乃眷然西顧維此周雖小

可與居天子位也

程氏曰謂使之君

作之屏

必領反

之其菑

側吏反

其翳

於計反

脩之平之其

灌

吉亂反

其枿

音例

啓之辟

婢亦反

之其檼

敕貞反

其椐

居卷

天攘

如羊

之剔

它反

之其麋

鳥反

其柘

烏反

帝遷明

德串

古反

夷載路

天立厥配

受命既固

孔氏曰。作攻作之也。

朱氏曰。扶起也。

屏除之也。

○毛

氏曰。木立死曰菑。

孔氏曰。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爲陰翳。妨他木

自

斃爲翳。

孔氏曰。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爲陰翳。故曰翳也。

朱氏曰。或云小木蒙密蔽翳。

○孔氏曰。脩理之平治之也。

程氏曰。謂脩治其叢列。使疏密

正直得莫至。

○毛氏曰。灌叢生也。桺桺也。

孔氏曰。郭

似槲樹而庳小。子如細粟。今江

東呼爲桺。程氏曰。行生曰桺。

○程氏曰。啓之

辟之謂芟除也。

毛氏曰。檉河柳也。

孔氏曰。河

柳謂河傍

讀詩記二十五

四十

高

赤莖小楊也。陸璣疏

椐櫟也。

孔氏曰。孫炎云。櫟

賛

璣疏云。節中腫似松。

程氏曰。攘之剔之謂

腫節可以作杖。陸

程氏曰。扶老。

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

毛氏曰。厯山桑也。

孔氏曰。郭璞云。厯桑柘屬朴中爲弓。冬官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爲上。厯桑次之。朱氏曰。厯

與柘皆美材。可爲弓幹。又可蠶也。

串習也。

程氏曰。夷平也。載

路猶滿路也。

歐陽氏曰。此章乃本周作宅之始。岐周之民樂就有德。皆共刊除樹木而營理

邑居。

陳氏曰。此言成周作邑之初也。

朱氏曰。帝遷明德謂遷此明德之君於岐周也。呂氏曰。串夷載

路言民歸往也。其來者習其平易。蘇氏曰。歸之者載路而不絕。程氏曰。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言天以其德之配天而立之使王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也。歐陽氏曰。謂立其德可配天者。其受命堅固而不易矣。言天命終歸之必成王業也。○釋文曰。翳韓詩作殮云因也。因高填下也。

周頌曰。岐有夷之行。周自太王以來。世以平夷爲治。民串習其平夷。歸往之者載路而不

也。

三十一

讀詳記二十一

四十一

角乍

帝省昔井反其山柞棫斯拔蒲貝反松栢斯兌徒外帝反作邦作對自大音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歐陽氏曰。省視也。王氏曰。拔者擢其修幹之謂。兌者悅澤外見之謂。毛氏曰。兌。易直也。○毛氏曰。對配也。孔氏曰。王肅云。太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其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太王沒而不返。而後國傳於王季。周道大興。○毛氏曰。善

兄弟曰友。○朱氏曰。兄謂太伯。○鄭氏曰。篤厚

也。○程氏曰。載辭也。錫予也。○毛氏曰。喪亡也。

奄大也。

孔氏曰。釋言云荒奄也。孫炎云。荒大之義在忽。遂之間。

○程氏曰。帝省其山。言天視周家之治

以山爲興也。○鄭氏曰。天作邦。謂興周國也。作

配謂爲生明君也。

丘氏曰。天以聖君爲已配。作對謂文王也。

是乃自

太伯王季時則然矣。太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

孔氏曰。由太伯讓於王季。而文王得起。是興國生君在太伯王季之時也。

○程氏曰。

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又述其事也。○王氏曰。因

三十二

讀詩記二十一

四十二

卦

心則友者。言其有天性。因心則然。非學而能也。以太伯避季。則季疑於弗友。故特先言其友也。○朱氏曰。王季所以友其兄者。因其心之自然。既受太伯之讓。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爲徒讓耳。本鄭氏說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于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維此王季。帝度

待洛反

其心豹

武伯反

其德音。其德克

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

釋文必里

反當作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

音施

以鼓于

孫子

孔氏曰天開度其心左傳曰制義曰度能○毛氏曰豹

靜也

孔氏曰左傳樂記韓詩翁皆作莫左傳云德正應和曰莫釋詁云翁莫定也郭璞云

皆靜定也

○程氏曰類肖也

左傳曰勤施無私曰類

○左氏傳

曰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

朱氏曰不僭故人慶其賞

不濫故人

○鄭氏曰王君也王季稱王者追王

畏其刑

孔氏曰王季未得稱王其實君其國耳以其追號爲王故作者皆以王言之

○左氏

也

孔氏曰王季未得稱王其實君其國耳以其追號爲王故作者皆以王言之

○左氏

傳曰慈和徧服曰順○丘氏曰比親也

左氏傳曰擇善

而從之

○鄭氏曰靡無也祉福也施延也○程

氏曰此章述王季之德○朱氏曰帝度其心猶

言天誘其衷使能制義也○孔氏曰服虔云發

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莫然而定無譴諱也○

程氏曰非徒能明又能類今能知之而弗克踐

之者明及之而行弗類也是非誠有也言王季

既明又能類所以爲至德○莆田鄭氏曰能爲

人之長能爲人之君故使之主此大邦又能惠

順親比其民人也王季本非當立其立者天也

○李氏曰。後世亦繼其德。比於文王。其德無有可恨。○程氏曰。旣受天福祿。而能施及於孫子。此二句結之。而下述文王之事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于願反 無然歆。許金反 羨。錢面誕 恭。音旦 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魚宛反 祖共。但旦反 王赫。虎格反 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安旦反 祖旅。以駕于周祜。音戶 以對于天下。

毛氏曰。無然無是也。○程氏曰。畔。近畔。長樂劉氏曰。畔

謂疆畔。書所稱偏黨也。反側也。頗 援攀。援畔。援

難登岸者。無難之地。譬涉 ○毛氏曰。國有密湏氏

侵阮。遂往侵共。孔氏曰。王肅云。密湏氏姓之國。左傳曰。密湏之鼓是也。箋以 侵阮。遂往侵共。

阮祖共皆爲國。魯詩之義。亦以阮祖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名。共夷黎邪崇。未聞有阮祖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代之之事。○張氏曰。密地在今寧州。阮國名。共阮國之地。名皆在今涇州。今有共池。即共也。○前漢地理志。安定郡。陰密。注詩密人國。即今寧州。 ○丘氏曰。赫怒貌。毛氏曰。旅師也。按止也。

朱氏曰。上旅周師也。下旅密人也。 ○鄭氏曰。篤厚也。祜福也。對。

答也。○程氏曰。天謂文王。無黨援以爲強。無

以貪欲而動。惟是所先者濟天下於險難。此謂

順天征伐之道。

臣氏曰。文王以無心得天下。雖赫怒用師。皆由於無心也。畔援

拒我大邦之命。○張氏曰。侵阮直至共之地。

程氏曰。文王赫然而怒。整其師旅。以遏止密人。徂共之師。救亂安人。以厚周家之福。以答天下望周之心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孟子曰。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

居良反

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

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

息滅反

原居岐

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程氏曰。依馮也。

孔氏曰。孔止也。

○孔氏曰。京是周所都

之邑。○張氏曰。侵自阮疆。言文王却自阮疆而去。伐密也。○鄭氏曰。陟登也。○毛氏曰。矢陳也。

孔氏曰。無得陳兵於我陵。○鄭氏曰。大陵曰阿。○王氏曰。池水所聚也。○鄭氏曰。度謀也。鮮善也。○毛氏曰。小山別大山。

曰鮮。孔氏曰孫
炎云別不相連也。

○毛氏曰將側也方則也。

朱氏曰文王在周之京所整之兵既按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

歐陽氏曰言周師先據勝地然後侵之

所陟

之岡即爲我岡○楊氏曰聖人一視而同仁則

天下無彼我之異陵阿泉池皆視之猶我也與

毀其宗廟遷其重器異矣此蓋戒其軍士不爲

暴擾之辭也○蘇氏曰文王既克密湏於是相

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是歟○鄭氏曰地

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後竟徙都於豐

孔氏曰太江通

四六

讀詩記二五

王初遷已在岐山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篆嫌此即是豐云後竟徙都於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旁豈則

曰安陵闢駄以爲本周之程邑也

○孔氏曰

背山跨水營建國都乃爲萬邦之所法則下民之所歸往

李氏曰下民之王追稱之也

用兵必有根本之地文王駐兵於國都以爲三軍之鎮故曰依其在京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音爾仇方同爾兄

弟以爾鈎

古侯反

援

音袁

與爾臨衝

昌容反

以伐崇墉

音容

毛氏曰長夏長大也

孔氏曰毛以夏爲大鄭氏曰夏諸夏也

革更

也

○鄭氏曰詢謀也

怨耦曰仇

○丘氏曰仇方

即崇也

○毛氏曰鈎鉤梯也

所以鈎引上城者

孔氏曰鈎援一物

以梯倚

城相鉤引而上

援即引也

○臨臨車也

衝衝車也

孔氏曰臨者在上

臨下之名

衝者從傍衝突之

稱故知二車不同

兵書有作臨車

衝車之法

○鄭氏曰崇侯虎倡紂爲無道

朱氏曰按史記

崇侯虎譜西伯

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

紂赦西伯賜之弓矢鉞

鉞得專征伐

曰譜西伯者崇侯虎也

西伯歸三

年伐崇侯虎

而作豐邑

○毛氏曰墉城也

○程氏曰天謂

讀書記二二五

四二六

藝達

文王予懷爾之明德不大其聲色而人化夫聖人之誠感無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形迹也哉是不發見大其聲色也故聖人

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

○朱氏曰不長夏以革

未詳其義

程氏曰其化之感人雖不見其聲色

而其應之疾人之惡不及長大而革政不以革命有中國

○朱氏曰或曰長尊尚也

言不待遲久而化也

○張氏曰不以聲色爲

兵也不尊尚强大

○程氏曰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不作聰明順天理也

○朱氏曰此皆文王

之明德上帝之所懷也

○程氏曰帝謂文王當

謀爾爲仇之方。同爾兄弟之國。以爾攻伐之具。
以伐爲仇之宗。言聖人之化如此。而天下有昏
惡之甚。不能化者。謀而伐之。則天下皆善。而王
業成。呂氏曰。言文王其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
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則而
非我也。

不長夏以革。雖難強通。然與不大聲以色。立
文既同。訓詁亦當相類。聲以色謂聲音與笑
貌也。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不大聲以色
則不事外飾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

無外飾無私意。此明德之實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_音連連。收馘_{古獲}安安。
是類是禡。馬嫁反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
弗崇墉仡仡。魚乙反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
拂。

程氏曰。閑閑徐緩之狀。毛氏曰。言言高大也。
○鄭氏曰。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訊問之。毛
氏曰。連連徐也。王氏曰。連連屬而弗絕也。攸所也。馘獲也不
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孔氏曰。玉藻云。聽嚮任左故不服者殺而

獻其左耳曰馘罪其不聽命

○程氏曰安安不

輕暴也。毛氏曰於內曰類於野曰禡鄭氏曰類也禡

也師祭也。孔氏曰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尚書夏侯歐陽説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肆師注曰類禮依郊祀而爲之禡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

○王氏曰致致其至也附使之內附也。毛氏

曰茀茀疆盛也。王氏曰仡仡壯也。鄭氏曰

肆犯突也孔氏曰左傳云若使輕者肆焉則可。程氏曰肆謂縱攻也毛氏曰忽滅也。朱氏曰拂戾也

孔氏曰拂拂違也程氏曰崇侯迷惡當文王始伐之徐緩之時則不

服故文王遂加之兵執訊連連之多聖人之伐

殺其犯順者非輕肆殺戮也故於馘也安安然

審重

朱氏曰皆城下之戰也

古者出征類于上帝禡于所

征之地所以暴明其罪告之神明伐而告之神

明其伐合神明之道也

朱氏曰言文王緩攻徐戰告祀群神以致附來

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夫始攻之

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

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

于四方也而威德被

○朱氏曰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

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張氏曰民之歸文王久矣此言附則是方更見得民附若謂至此纔來附

則不然且如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亦久矣非作辟雍而後服也孔氏曰昆蟲王制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祭統注云昆蟲溫生寒死之蟲然則諸蟻蟲皆是也

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爲靈沼樂其有麋鹿魚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

鼈古之人與民皆樂故能樂也

所以謂之靈臺者不過如孟子之說而已自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下皆講師之

贅說也

按武成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誕

膺天命即此序所謂文王受命也以撫方夏即三分天下有其二之時也惟九年大統未

集上言既三分天下有其二九年而崩也若以靈臺之作在此九年之間雖非詩人大意所存然尚無害漢儒因此遂以爲受命稱王而

以靈臺爲天子之制則悖理甚矣泰誓三篇紂尚在之時武王之稱文王止曰文考而已至大誥武成追王之後始曰文考文王此文

王生前不稱王之明驗也武王牧野誓師所告者不過司徒司馬司空猶未備天子六卿

王生前不稱王之明驗也武王牧野誓師所告者不過司徒司馬司空猶未備天子六卿

之制。豈有文王之時
已僭天子之臺哉。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毛氏曰。經度之也。○蘇氏曰。靈之言善也。晁氏曰爲

劉向之學說靈臺之詩曰靈善也。朱氏曰。言其如神靈之所爲也。○毛氏曰。

方而高曰臺。○孔氏曰。左傳云。秦伯獲晉侯以

歸。乃舍諸靈臺。杜預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

也。○鄭氏曰。營表其位也。○毛氏曰。攻作也。

朱氏曰。不日不終日也。○孔氏曰。經理而量度

初始爲靈臺之基趾也。既度其處。乃經理之營

三十一

讀詩記二五

五十一

安

表之

王氏曰。經其南北而四營之也。劉氏曰。經謂制其廣深營謂定其基趾。

長樂

鄭氏曰。衆民築作。不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己勞也。

文王之作臺。主於望氣。祲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以疏渝精神。宣節勞逸。蓋一弛一張。無非事也。楚椒舉曰。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氣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饒

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僚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其言得之矣。毛鄭以此詩爲五章章四句。或以爲前二章章六句。

觀椒舉舉詩止於麀。麀收伏蓋全舉前二章之文也。若以首章爲章六句。則椒舉所引詩末二句在它章矣。然則章句其傳甚遠。未易以意改也。

經始勿亟。居力反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音又麀憂。音鹿攸伏。讀詩記二十五

鄭氏曰。亟急也。丘氏曰。子來猶子爲父來也。○毛氏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孔氏曰春秋築牆爲界域而禽獸在其中。○爾雅釋獸云。鹿牡麌牝麀。○毛氏曰。攸所也。○朱氏曰。經始勿亟。文王恐煩民。令勿亟作也。庶民子來如子趨父事。不召而自來也。李氏曰左傳云築郎圉。李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蓋速成出於民之意。則可出於君之意。則不可。民之意。則見其得民心也。○孔氏曰。鄭駁異

義云於臺下爲固沼○趙氏孟子注曰文王在

此固中鹿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

王氏曰鹿

鹿攸伏則孳乳得其時○長樂劉氏曰鹿易驚易逸王在靈囿徒御非少不驚不逸而攸伏者無害獸之心鹿則信之而弗疑也

鹿鹿濯濯

反直角

白鳥翯翯

反戶角

王在靈沼於牣

音刀

魚躍

毛氏曰濯濯娛遊也翯翯肥澤也

孔氏曰娛樂遊戲亦由肥澤故也二物滿也蘇氏曰

者互相当足沼池也物滿也物充也○鄭氏曰鳥

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靈沼魚盈滿其中皆跳

躍亦言得其所

長樂劉氏曰鹿鹿濯濯者行止自若也白鳥翯翯者飛鳴自適

也於物魚躍者魚驚則潛今物而躍者習於仁而自遂也○鄒氏曰鹿鹿之

在固不知固之爲固亦如在於山林魚鼈之在沼不知沼之爲沼亦如相忘於江湖自非文王

之德上及飛鳥中及走獸下及潛魚豈能及此

虞巨業維縱

七凶反

賁

扶云

鼓維鏞

音容於烏

論鼓鍾

於樂辟璧

音麗

毛氏曰植者曰虞橫者曰柂業大版也縱崇牙

也

鄭氏曰虞也柂也所以縣鐘鼓也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爲飾○孔氏曰縣鐘磬者兩端有

植木其上有橫木謂直立者爲虞謂橫牽者爲拘拘上加之大版刻版捷業如鋸齒爲之飾又

以彩色爲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樅即崇牙之貌。樅樅然也。○朱氏曰。樅崇牙之樅樅峻峙。竚大也。故謂大鼓爲竚鼓。

謂之鼓也故言大鼓爲之謂也

云大鼓謂之鼓是也。金力金也。云大鍾謂之
鑄李巡曰大鍾○鄭氏曰論之言倫也得其倫

普聲大鋤火也。真言也。毛氏曰。水旋丘如璧。
理乎。鼓與鍾也。蘇氏曰。講也。○毛氏曰。水旋丘如璧。

曰辟雍以節觀者孔氏曰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猶如璧然

水經正所以節經觀者以爲辟廟諸侯曰泮宮說云
者以爲辟廟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
節觀者泮宮諸侯鄉射之宮也其水半之蓋東

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齋。說者以齋爲澤蓋，即旋丘之水而

其學即所謂澤宮也。蓋古人之學與今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爲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離之樂，遂以辟離亦爲

樂名而曰古人以樂教胄子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名歟樂以學而得名歟則是又以爲習樂之也張子亦曰辟離古無此名蓋令於其利也

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記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者五十一。以是言之。一不以爲過也。

宮者蓋射以擇士云爾。孔氏曰鄭氏駁異義
韓詩說辟廡者天子之學所以教天下春射
云。韓詩說辟廡者天子之學所以教天下春射
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左氏充

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以靈沼謂之辟廡

袁準正論云辟廡
大射養孤之處

於嘆辭也。樂記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鄭氏以論爲倫，蓋本諸此。或疑靈臺之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爲以辟雍學校勦入之？彼蓋未嘗深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游宴之輒御征行之扈衛，無所往而不與髦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固學士之所常隸也。夫豈有二事哉？

於論鼓鍾於樂辟廡。鼉反

徒何鼓逢逢

薄紅

蒙

音瞍

蒙音瞍

蘇口反

讀詩記三十

王圭

從

陸氏草木疏曰：鼉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外大如鵝卵，甲如鎧甲，其皮堅厚可冒鼓。

曰：擊鳴鼉之鼓，則以

鼉皮爲鼓可知矣。

○毛氏曰：逢逢和也。

李氏曰

上林賦釋文

釋文

日：埤

賦

蒼云：鼉聲也。

可知矣。

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

鄭氏曰：凡

釋文

聲使鼓

公事也。

瞍爲之

樂者矇瞍之事也。聞鼉鼓之聲，知矇瞍方奏其事也。前三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

後二章樂文王有鍾鼓之樂也。皆民樂之辭也。

也。

靈臺五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扶又反受天命能昭先

人之功焉。

鄭氏曰繼文者

文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鄭氏曰。下猶後也。

孔氏曰

居下是世即后

毛氏曰。三后

大王。王季。文王也。○朱氏曰。在天既沒而其神
在天也。○毛氏曰。王武王也。○鄭氏曰。京謂鎬
京也。○王氏曰。大王。王季。文王以文德造始于
上。武王以武功續終於下。故曰。下武維周。世有

哲王。○陳氏曰。哲王謂誰。其在天則太王。王季
文王。其在鎬京則武王是也。在鎬京者足以配
彼在天者。

下者繼上之辭也。下武之繼文。即頌所謂嗣
武受之也。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其樂曰
大武。故言周王業之成。必曰武焉。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蘇氏曰。作起也。○鄭氏曰。永長也。○蘇氏曰。配

命配天之命。○鄭氏曰。孚信也。○李氏曰。武王

之所以配三后者。則以維世德是求故也。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繼之也。○陳氏曰。三后之孚著于民久矣。至武王配天。然後成王者之信。

曰。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大統。未集。至于武王。然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後能爲

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毛氏曰。式法也。○王氏曰。王孚成矣。則下土以爲式。武王作求。至於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則亦維先人之故。繼其志。述其事故也。故曰。永言孝

思。○李氏曰。下土之所以爲式者。以武王之孝

而民則之故也。

朱氏曰。武王既成王業。天下咸法則之。亦法其孝思而已。蓋求

其世德而成王之孚。孝思之至孰大於是。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鄭氏曰。媚愛也。茲此也。一人武王也。○毛氏曰。俟維也。○鄭氏曰。服事也。○蘇氏曰。天下思所以媚之者。維順其德以應之。然則武王之孝。能嗣先王之事者。豈不明哉。○孔氏曰。順德定本作慎德。準約此詩上。下及鄭箋引。易宜爲順字。

又集注亦作順。疑定本誤。

董氏曰：淮南子云應侯順德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祐。

鄭氏曰：茲此也。陳氏曰：來所自來也許語助

也。蘇氏曰：繩約也。毛氏曰：武迹也。鄭氏

曰：祜福也。陳氏曰：昭茲承上昭哉嗣服而言也。武王昭哉嗣服有自來矣。其道本於繩約其

祖先之蹤跡也。鄭氏曰：於萬斯年受天之祐。

天下樂仰武王之德。欲其壽考之言。後漢祭

祀志注東平王蒼曰：大雅曰：昭茲來御。慎其祖

父。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朱氏曰：賀朝賀也。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皆賀。鄭氏曰：遐遠也。孔氏曰：佐助也。呂氏曰：不遐有佐者。四方皆來佐助。雖萬年不以爲遠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

也。孔氏曰：經上四章言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君天下。服四方定鎬京安後世。其所施之事皆

繼伐之功故言繼伐以揔之。蘇氏曰繼文者言繼其文德繼伐者又兼言其武功也。

文王有聲遹

尹橘反

駿

峻音

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

文王烝哉

鄭氏曰遹述也駿大也。李氏曰觀當如字讀

毛氏曰烝君也

呂氏曰烝君也衆也皆所以得衆爲君也

○蘇氏

曰文王之所以有聲者能述大其先人之聲耳凡求其所以安觀其所以成無非述之者此文王之所以爲君也。鄭氏曰君哉者言其誠得人君之道。說文曰吹詮詞也從爻從日詩曰

吹求厥寧余律切

董氏曰孫毓引詩曰吹求厥寧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旣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說文曰酆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孔氏曰武功非獨伐崇而已所伐邪耆密湏昆夷之屬皆是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爲作邑張本言功成刀作邑也

築城伊減

況域反

作豐伊匹匪棘

居力反

其欲遹追來

孝王后烝哉

毛氏曰。減成溝也。

鄭氏曰。方十里。曰成。減其溝也。廣深各八尺。孔氏曰。其方

人云。成間有減。減內之地。此其方。十
里。釋文曰。韓詩作洫。深也。

○陳氏曰。匝稱

也。○鄭氏曰。棘急也。○毛氏曰。后君也。○孔氏

曰。上言作邑于豐。此述作豐之制。朱氏曰。文

王築豐邑之城。因舊減爲限而築之。陳氏曰。

作豐之制。不爲侈大。唯其稱而已。朱氏曰。非

欲亟成己之所欲也。述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

孝耳。王后亦指文王也。○禮器引詩曰。匪革其

猶。聿追來孝。○釋文。棘作亟。曰或作棘。欲作慾

曰或作欲。

王公伊濯

直角反

維豐之垣

音表

四方攸同。王后維翰

王后烝哉。

呂氏曰。濯如滌。言明白而不昧。

張氏曰。濯有鮮潔之意。

毛氏曰。翰。榦也。○呂氏曰。文王至此明建都邑

示天下知所歸往。天下皆倚以爲賴。

朱氏曰。於於是來

歸而以大王爲楨榦也。

王公如易所謂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統言之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璧音皇王

烝哉。

鄭氏曰。豐水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

孔氏曰。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

會于豐。入于河。是豐水入渭東注于河。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以時驗而知之。

績功也。

毛氏曰。皇大也。○鄭氏曰。辟君也。○李氏曰。指

豐水以言武王之功。

董氏曰。詩人論周之建都

者。於是思禹之績。而見周之成功也。

○蘇氏曰。豐水之所以東注

者。禹之功也。四方之所以歸周者。武王維君也。

○張氏曰。時武王既得天下。故言皇王烝哉。

朱氏

日。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毛氏曰。武王作邑於鎬京。

後漢地理志曰。鎬在京兆尹上林苑中。孟

康云。長安西南有鎬池。古史考曰。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皇覽曰。文王周公冢皆在鎬聚。

東杜中。○長樂劉氏曰。武王自豐而作京于鎬。以

諸侯之朝覲。四夷之來王。非豐邑之可容也。故

越豐水之東作鎬京焉。

張氏曰。周家自后稷居邰而公劉則居於豳。大

王邑岐而文王又遷于豐至武王則居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必至于遷。

○張氏曰靈臺辟雍文王之學也辟雍之在鎬京者武王之學也辟雍至此始爲天子之學當武王作鎬京辟雍之時天下無思不服於此尤見王業之成也民之歸周亦久矣非謂至此而始子來也○朱氏曰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讀詩記三十三

卷三十三

仲尼

鄭氏曰考猶稽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宅居也○鄭氏禮記注曰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龜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呂氏曰言武王稽天命宅鎬京定都以爲天下君也○豐水有芑音起反武王豈不仕詒以之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毛氏曰芑草也仕事也○陳氏曰詒遺也○毛氏曰燕安也翼敬也○孔氏曰豐水猶以潤澤

生芭菜。况武王豈不以澤及後人爲事乎。○蘇

氏曰。故遺其子孫之謀。以安後世之敬者。

孔氏曰。以

安敬事之子孫。朱氏曰。武王豈無所事乎。詒
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王氏曰。雖
貽之以謀。非翼子亦不能以燕也。

孫與子特互言之。皆謂子孫也。序言武王繼
伐而此詩未嘗一言及武王之伐功何耶。定
都而無思不服。創業而詒厥子孫。故非大告
武成之前所能致也。詩人之作。蓋有本末具
載。精粗兼舉者矣。亦有言其意而略其事者
矣。不可以一體求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五

毛氏注解
周易

周易



